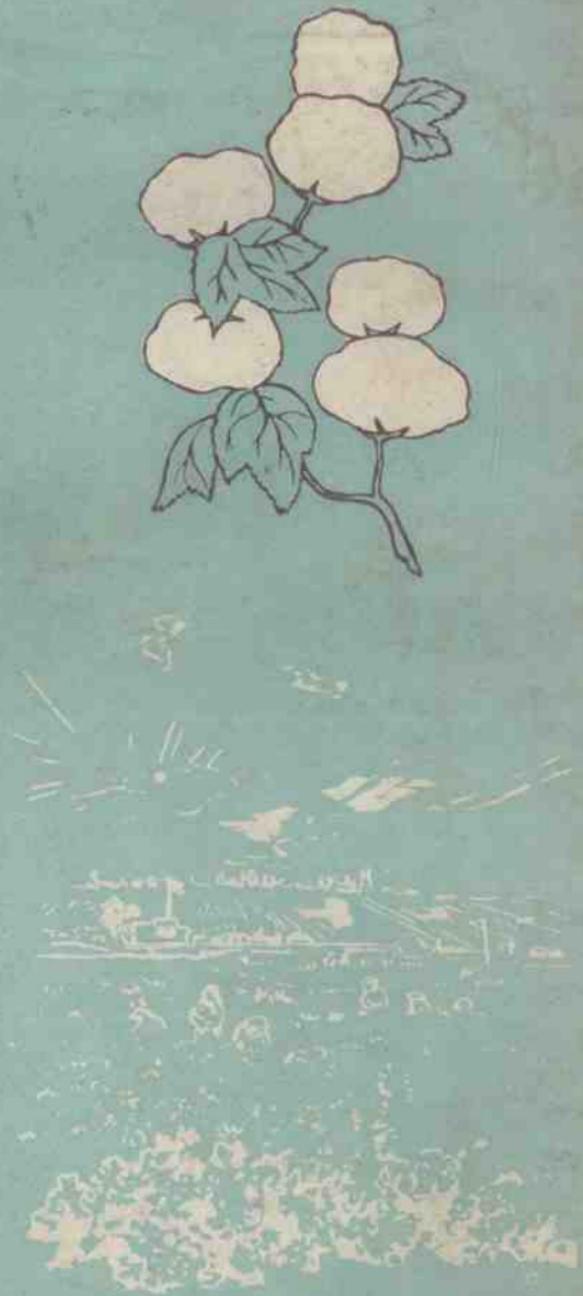


五洞闢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322.62
804

存

2

書號：(浙)111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32開 18千字

編寫者：中共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第二處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武林路萬石里壹號

浙江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浙江分店

印刷者：農民大眾報印刷廠

3,001—8,000 1954年8月第一版

定價1,200元 1954年10月第二次印刷

(一)

浙江省慈谿縣北部一個偏僻的海濱，有數百間草房整齊地排列着，它的四周是一片平坦無邊的棉地。草房當中，有幾座新蓋的瓦房，上空飄揚着一面五星紅旗。田野裏成羣的男女農民在愉快的勞動着。這就是岐山鄉五洞閘村，我們浙江省出現的第一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所在地。

五洞閘村現在一共住着百多戶人家。可是，在五十多年前，它却是一個荒涼的海灘呢！這裏的居民是在近五十年內，從外鄉逃荒來的。解放前，他們和其他地區的農民一樣，向地主租種了幾畝田地，忍受着地主殘酷的剝削和壓迫，過着貧窮、痛苦的生活。解放以後，五洞閘村還遭遇一場大火，全村六、七十間房子給燒得精光。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五洞閘村的一部分農民，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把改革土地制度中分到的小塊零星土地，自願地連成一大片，組成了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他們已經開始擺脫了貧困，逐步走上富裕幸福的道路。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這兩年內，連續獲得豐收。拿一九五三年來說吧！全社四百多畝土地共收穫棉花（籽棉）九萬三千六百六十斤，大麥三萬一千二百多斤，蠶豆七千六百七十四斤；再加上副業收入二千八百七八十八萬多元，農副業收入加起來，折

成稻穀有四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一斤。當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共有五十五戶人家。總收入中除去成本、向國家繳納的農業稅，扣除公積金八千多斤稻穀，餘下來的三十六萬六千三百六十五斤稻穀，全部根據「按勞取酬」的原則，分配給社員。這個數目可不少呀！如果按全社一百七十一人平均分攤，每人可以得到二千一百四十二斤多。五洞閘村社外農民收入最高的要數岑家成。他是一個中農，參加了互助組，一九五三年他家純收入六千五百斤稻穀，全家四口，平均每人一千六百二十五斤，和五洞閘農業生產合作社每人的平均收入相比，還相差五百十七斤多，四股裏要差一股光景。

社員的收入和入社前比較，都是增加的，有的甚至比入社前增加了四、五倍，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二年比較，平均也要增加九成。全社收入最高的是應伯榮。他家一共六口人，一九五三年共分到一萬三千七百三十斤半稻穀。拿社裏一戶中等人家來說吧！龔寶才入社前是一個中農，他家勞動力是不強的，全家六口人，龔寶才自己已經五十歲，妻子也四十多歲了，大兒子才十八歲，大女兒十歲，另外還有一個五歲的小兒子和一個二歲的小女兒。一九五三年他家一共分到一萬零一百斤稻穀。龔寶才高興極了：逢人便講：「五洞閘農業生產合作社真好！」一九五二年我沒有入社，家中種着十四畝地，父子兩人一年忙到頭，有時還要請幾個短工幫忙，結果，每畝地只收五十斤花皮，全年收入除去農本和農業稅，剩下的，折穀只有六千三百斤光景。一九五三年入了社，社裏每畝

地平均收到花皮七十斤，除了我父子兩人得到的勞動報酬外，妻子收入七十多萬元，大女兒在農忙時參加社裏摘花、治蟲，也收入二十多萬元，全家收入和入社前比一比，增加了稻穀三千八百斤。現在我家裏不但口糧充足，還存進銀行一百多萬元呢！全家大小都添了新衣。你看！連我這麼大年紀也穿上洋棉襖（棉大衣）了。毛主席的話一點也勿會錯，這真是大家富裕、社會主義的路！「龔寶才家收入增加的原因是很簡單的：一、就是社裏生產搞得好了，棉花產量高，全社收入多；二、就是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裏能勞動的人，人人可以參加勞動。社裏收入最少的是李銀忠。他是一個單身漢，已經五十多歲了。一九五三年他生了四個多月病，下地時間少，但結果還收入二千四百多斤稻穀。在入社以前，他身體還好好的，一人種四畝地，農忙時，還幫人家做做短工，一年收入却只有一千多斤稻穀，和現在比較一下，要相差一千斤稻穀。

社員們除了能夠得到社裏分配的收入以外，每人在屋旁還可以留一些土地，種種蔬菜、瓜果等，供給自己食用；同時，在不影響集體生產的原則下，還可以養豬、養羊，或搞些其他副業，增加自己的收入。

在分配勞動報酬的大會上，社員們可高興啦！個人眉開顏笑，要說的話也好像特別多了。全體社員為了爭取第二年更大的豐收，積極響應了黨支部和管理委員會的號召，抽出勞動收入的一部分，向社投資，作為第二年擴大生產的本錢。全社社員向社投資的

總數一共達二千多萬元。有三十七戶社員還向國家銀行存款三千三百五十四萬元，支援國家經濟建設。

社員收入增加了，生活也就逐步地得到了改善。一九五三年春天，許多社員因入社前家底空，口糧缺，拿草子、野菜當飯。一九五四年可不同了，一九五四年大部分社員的口糧都能吃到秋天。像王夢章，他是在一九五二年冬天入社的，到一九五三年農曆正月初二，家裏就沒有糧食了。一九五三年，他們全家大小積極參加勞動，秋收後，他家分進的糧食不但能吃到第二年的秋收，同時，他還向社投資了六十多萬元，銀行裏還有九十萬元存款。重病八個多月已成殘廢的丁永章，由於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裏的特殊照顧，生活也沒有困難了。他深深地感謝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說：「假使不是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救了我，這樣重的病，我早就死了；就是不病死，也要餓死呵！」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間，有一天，五洞閘村附近的師橋鎮供銷合作社舉行商品展覽會，五洞閘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男女社員們，像過節日一樣，穿紅着綠，三個、五個說着笑着到鎮上去。回來的時候，每人手裏都是滿滿的，紅一包，綠一包，有的是布、衣服，有的是用具。龔子花這天可忙啦！她跑東跑西，一共買了一條印花被單，一條絲綢面子的棉被，一只手電筒，一本厚厚的燙金面子的大號日記本，一本「學習總路線參考資料」，一本小字典，筆和墨，還有「面友」、牙膏等等。一九五三年秋收以後，每個社

員都添了新衣。社員們說：生活改善得連自己也勿相信了。青年社員更是信心十足，他們說：今年和去年大不相同，明年又要比今年好，兩三年以後我們可以推倒草舍住瓦房了。

一九五三年秋收後，五洞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建立了一個消費合作社，社員們買東西就更便當了。除夕前，社員們要辦過年貨，便把自己要買的東西告訴消費合作社的售貨員，由消費合作社集體向附近的師橋鎮供銷合作社去採買。

隨着物質生活的改善，社員們的文化生活也漸漸豐富了。社裏最近已經辦起一個夜校。每天晚飯以後，四、五十個男女社員，挾着書包，高高興興地奔向學校裏去。雖然每天晚上學習時間只有兩個小時，但是學習的課目可不少，政治啦，語文啦，算術啦，樣樣都學，有時還要唱唱歌，跳跳舞。

社裏有一個籃球場。籃球是社員們利用休息日搞副業、節約下零用錢去買來的；球架是社員們用廢木料自己搭起來的；球場是社員們利用業餘時間開闢起來的。社裏還有成千本國書、好幾份報紙。每天工作完畢以後，或在休息的日子，社員們打球的打球，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看書的看書，生活過得非常美滿愉快。在各種活動中，青年尤其活躍。他們對文化生活的要求是很高的，每個人的胸前都佩着一枝鋼筆。五洞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給他們帶來了廣闊的前途，幾個年輕人碰在一起，就這樣談起來

了：

「我將來準備做一個拖拉機手！」

「你準備做拖拉機手嗎？我要做會計！」

「看吧！將來我總要做個出色的勞動英雄！」

他們對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熱愛的，他們願意為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來。

(二)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什麼會有這樣高的收入呢？為什麼每一個社員的平均收入會超過一般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這就是：社員們在黨的領導下，把原來屬於私有的、小塊的、分散的土地，自願地交給合作社，聯合成為大片的土地；把原來屬於他們私人所有的耕牛、大農具，按照當時的市價賣給合作社，變成合作社社員公有的財產。這樣，就使生產關係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他們不像個體農民那樣各顧各的生產了，他們是統一經營、集體生產的，因而，在生產上就出現了很多優越條件；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勞動產品不是歸一部分人私有，土地也不分租，全社社員完全按勞取酬，就是說，誰勞動得多、勞動得好，得到的報酬就多，誰不勞動，就得不到報酬，因而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就大大提高了。總之，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取消了土地私有制，實行了完全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由於集體生產的優越性，能夠保證農業生產不斷的提高，能夠保證農民逐步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一九五二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剛建立的第一年，全社一百四十畝棉花，平均每畝地就收到籽棉一百六十斤，比建社前平均每畝地收一百十斤，增加了四成多。

一九五三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吸收了一批新社員，土地擴大到四百多畝。這一

年又獲得了豐收，全社共收到籽棉九萬三千六百六十斤，平均每畝地收二百零九斤半，比一九五二年增產了三成一。增產部分折作稻穀達九萬多斤。一九五三年，同村沒有入社的農民中產量比較高的，每畝地收籽棉一百九十二斤，和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比，要差百分之十光景。一九五三年社裏種的大麥平均每畝地收二百五十二斤，蠶豆每畝地收一百十五斤，都超過往年的產量。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同時，並適當發展了副業生產。在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單單在養豬、養羊、捕魚、捕蝦等等方面的收入，就達二千八百七十多萬元。這個社在經營管理中十分注意精打細算，實行了嚴密的財務計劃與檢查制度，堵塞了財務開支中的一切漏洞，合理降低生產成本，節省各項不必要的開支。拿社務開支一項來講，一九五二年十四戶人家，七個月中用了二百二十一萬元，佔總收入的百分之一點七，一九五三年五十五戶，一年內只用了一百四十七萬元，只佔到總收入的百分之零點四光景。

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不但比單幹、互助組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就是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有着更多的優越條件。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私有制取消了，農業生產品和副業生產品完全按勞分配，這就大大鼓舞了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樣樣生活都做在社外農民前頭。

一九五三年播種棉花的時候，社員大會決定把全社四百五十五畝棉地全部實行條播。條播是件細緻的工作，在平常情況下，一人一天只能播種一畝地光景。當時，社裏又抽出了一部分勞動力搞副業，因此，照一般的估計，要及時完成播種工作是不可能的。但是，結果完全出乎意料，社裏把勞力進行了分工，叫技術高的放籽，技術一般的開溝蓋土，婦女放草籽；同時，又開展了紅旗競賽，因而原定八天的播種計劃，只有四天工夫就全部完成了。平均一人一天播種二畝半地。社外農民大都是實行散播的，一人一天可以播二畝到三畝，但却花了六、七天工夫才完成。這一來，他們奇怪極了，說：農業生產合作社條播比我們散播還要快！

在紅旗競賽中，有的人半夜裏就起來幹活了；有的組幹了兩畝地生活，天才慢慢亮起來。後來，管理委員會為了照顧社員的身體，不得不訂出一條制度：「社裏不打鐘，社員不得下地幹活。」

秋收期間，全社投入了搶收運動。社外農民一天摘八十斤花就算不少了，五洞閭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一般都能摘一百斤，羅祥根等一天能摘一百二十多斤，女社員陳杏素也能摘到九十多斤。社外農民不得不承認：合作社的生活做得又快又好！他們形容這個社的秋收說：發風兩天，花桺全部拔起；落雨兩天，花桺全部捲好；晴了兩天，花桺全部堆好。在農忙時節是這樣，在秋冬「農閒」季節，社員們也不肯放鬆，積極進

行農業基本建設。第一生產隊長戴友清說：「現在社裏只要生產計劃一排出，大家就自動的動手幹起來了。」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土地歸社員集體所有，統一經營，勞力統一調配，更易於採用先進生產技術。一九五三年，五洞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棉地進行了適當密植，株距由一尺五寸減到一尺二寸，每畝棉花由四千五百株增加到六千株，因而大大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社裏的大麥也因為改進了耕作制度，把往年點播的種植辦法改變為寬壟條播的辦法，產量提高了一倍左右。現在社外農民也用這個辦法種大麥了。

在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已經可以做到那塊地適合種什麼就種什麼；那塊地應施多少肥料就施多少肥料；什麼地方要開溝、修塘，那塊地要改良、加工，都由社裏統一安排。但是，因為它的土地還是私有的，只是交給社裏統一經營，所以有一些社員對自己入股的土地還存在着十分牢固的私有觀念，如果合作社決定在這些人的土地上開溝、修塘等，他們總感覺得不放心；如果在別人入股的土地上多花了一些工夫，就感覺吃虧。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裏，就沒有這些問題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是歸社員集體所有的，不分你的、我的，每塊土地大家都有一份，社裏決定那塊土地要改良土壤，在那塊土地上興修水利，或者要把某一塊土地做其他用途，社員一點顧慮也沒有。因此，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更容易統

一計劃，統一安排，可以充分發揮集體經營的優越性。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土地是完全連成一片的。談起這個，社員們可高興啦！他們說：這樣做的好處真多！現在，除了颱風以外，一般的旱、澇、蟲害，我們已經不怕了。

事實也的確是這樣。

一九五二年冬天，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四百多畝棉地上開了一條一里多長的「中型水渠」，把全畈一百六十二條大、小水溝都連接起來，使全片棉地上的進水、排水基本上都受人支配。比方說，雨水多的時候，一百六十二條水溝中的積水，就可以通過中型水渠排入大浦中去；天旱了，就把大浦中的水，車到中型水渠裏，通過一百六十二條水溝，灌溉棉地。這樣，既能抗住旱災，也不怕水澇了。

大家知道，蟲害是棉花的大敵。社外農民對防治棉花蟲害，是很苦惱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不同了。它不但比其他農民能多添置治蟲藥械，並且由於土地連成一片，能採取更有效的防治方法。比方捲葉蟲吧！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採取了「守防綫」的辦法，牠就沒法作怪了。什麼叫「守防綫」呢？就是當捲葉蟲在地邊雜草中或草舍邊繁殖起來的時候，社員們就在路邊和草舍邊用藥劑噴射，劃幾條「防綫」，分工「防守」，使捲葉蟲不致蔓延到棉地中心去，然後再想辦法捕捉或用藥劑把它消滅。對於

紅蜘蛛，他們採取了「集中火力，重點進攻」的辦法。紅蜘蛛是一圈一團發生的。當他們發現紅蜘蛛的時候，馬上就拿噴霧器來，集中噴殺，紅蜘蛛很快就被消滅了。個體農民分散經營，是無法採取這些辦法的。他們說：合作社人多心齊力量大，土地又連在一起，只要噴霧器一出動，害蟲就招架不住了。我們單身獨戶，不要說噴霧器買不起，就是買了噴霧器，你治蟲，旁邊別人的土地上不治蟲，也是白搭。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土地連成一片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少跑「冤枉路」。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一九五三年一年中估計要節省一千九百多工。這樣，就使社裏有着更充裕的勞動力來從事土地加工和發展副業生產，增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收入。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勞力統一調度，按技術分工，在生產上又產生了許多比單幹農民以及互助組優越的地方。一九五三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附近的一個互助組在海黃山（海中荒島）開荒種馬鈴薯。播種的時候，還不是農忙季節，大家都及時地把馬鈴薯種下去了。但是，到施肥、除草的時候，地裏的生活就忙起來了，因為互助組組員收入的主要部分決定在自己的地裏，所以大家都去忙地裏的生活了，再也沒人生產合作社的勞力根據需要統一調配，因此，就是在農忙時節，仍舊有人到海黃山來除草、施肥。這一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種的馬鈴薯獲得大豐收。

一九五二年冬天，五洞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還發動了全社的力量，把一條橫貫全社土地約半里長的塘路掘掉了。這條塘路，原來雜草叢生，是害蟲過冬的好地方，把它掘掉以後，不但使害蟲沒有了過冬的地方，而且擴大了耕地三畝多。

眼前五洞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除了一架中耕器和十多架噴霧器外，絕大部分生活還是和其他農民一樣，靠簡單的工具來做的。但就是這樣，它已經顯示出了巨大的優越性，將來，如果採用大機器來生產的話，那麼，生產就會提高得更快，為國家工業化可以提供更多的糧食與棉花，社員的實際收入就會增加得更多，生活也就會過得更富裕幸福了。

(三)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教育工作，保證了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不斷地發展。

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剛建立的那一年，因為幹部和社員都沒有當「大家務」的經驗，經營管理上存在着很多問題；同時，社員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大樹底下乘風涼」的依賴思想，沒有樹立起當家作主的態度來，有的社員還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是政府辦的，吃虧得起，因而不關心集體利益，公共農具亂丟亂甩，挑起糞肥來，只圖挑得快，不顧糞肥跌落，因為多挑一担，就可以多得一分工分；社裏經濟發生困難，光想政府貸款；生產還沒有提高，經濟能力還很薄弱，幹部和一部分積極分子就擺開了攤子，打算造洋房、設會議室、辦學校等等。當時，上級黨委和政府的負責同志到五洞閘村來，發現了這些問題，便向社員和幹部指出：這樣做對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是極不利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社員們自己的生產組織，全體社員就是當家人，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經濟上發生了暫時的困難，大家應該拿出主人翁的態度來，自己想辦法克服，不應該單純依賴政府。同時，告訴大家：社員的收入，完全是由全社的總收入來決定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得好，生產提高，成本降低，每個社員的收入就多，不然就少，因此，社裏任何

浪費行為都是不應該的。又說：要過社會主義的幸福的生活，要依靠大家的積極勞動。只有大家想辦法儘快地提高農業生產量，並積極地支援國家工業化建設，才能更快地過上社會主義的生活。接着，中共浙江省委當時的農村工作委員會（現改農村工作部）又明確地指示：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應該依靠社員積極性，戰勝一切困難，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緊縮開支，解決剩餘勞力出路，發展副業，並適當注意發展社員家庭副業，增加社員實際收入。」由於各級黨委的耐心教育，以及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的正確指示，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經營管理上，有了一個明確的方向，幹部和積極分子中不根據本身的經濟能力和生產上的需要，盲目擺攤子的現象，改變過來了；社員中單純依賴政府的思想、和不愛護公共財物的現象也逐漸減少了。不久以後，社裏又編造了財務收支預算等，社員們逐漸懂得了自己就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當家人，大家都想做一個勤儉節約的當家人，增加生產，節省開支，想辦法使自己的合作社鞏固下來，並使它得到不斷地發展。當時，社裏生產資金不足，社員們立刻投資了八百多萬元。冬季裏，又發動社員們積肥、改良土壤、創冬地、除冬草。那時候，寒風刺骨，水已結冰，有的社員在棉溝裏掘河泥，雙腳凍得麻木紅腫，但仍舊積極勞動。這一年，五洞閘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平均每畝地壅了河泥一百五十担，既改變了過去棉地基肥不足的情況，也大大節省了商品肥料的開支；創冬地、除冬草，減少了蟲害，又節省了農藥的支出。一九五三年，